

感悟

# 我的伊滨我的城

□ 阮小籍

来伊滨已经七、八年了,一个人的时候,我喜欢去看山,也喜欢去看水。

山是万安山,水是伊河水。

先说这山。

我没有陶渊明“悠然见南山”的洒脱,但心里苦了累了,依然会看看山。这时候的南山,仿佛一个悲悯的禅师,静静地听你哭、听你笑、听你的抱怨和辛酸;也仿佛一个历尽世事的大哥,在不以为然地看一个小屁孩寻死觅活的烦恼、手足无措的茫然和忘乎所以的欢乐。

说来惭愧,这七、八年里,我只登过三次山。一次到女婿宫,离山顶还有三分二的路程,因为天黑了无奈下山;一次到白龙潭,离山顶还有三分一的路程,因为突然没了兴致而折返;最近的一次是因为要拍一些照片,终于登上了天南望的南山顶。中间几度想回头,想想前两次半途而废,咬咬牙,最后还是上来了。

因为前些日子刚下过一场雪的缘故,山顶向阳的地方岩石嶙峋,背阴的地方白雪皑皑。“野老念牧童,倚杖候荆扉”,南望是伊川的雾霭村落,牛羊归巢,北瞰是伊滨的烟

云竹树,参差十万人家。

一个人坐在山顶,雪水滴答,日子缓慢,仿佛所有的隐忍和纠结都在缓慢融化。想起了白居易在登万安山时写的那首《题玉泉寺》,“闲心对定水,清静两无尘”一句,很有六祖慧能“风吹幡动”的味道,任你胸中有万千的块垒,都化作了绕指柔情。

“手把青筇杖,头戴白纶巾。兴尽下山路,知我是谁人?”相看两不厌,只有万安山,白居易的释然,我也一样有。

伊水净寒流,雪满洛阳道,再说这水。

阳光晴好的日子,一个人坐在水边,远山静默,伊水东流,想起了孔子的话:“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”去的去,来的来,流年碎影里,东风暗换了年华,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,佛家三苦,人到中年,体会尤深。

沿着河道吹来的风,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。河滩上,散落着孤独的吃草的羊群。开元大道上熙来攘往,川流不息;彤彤的房子封顶了,开心的鞭炮声震耳欲聋;伊水苑看房的人群叽叽喳喳,麻雀一样地聚在一起,又倏然地散去……

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在伊河边横空出世,到处是一派火热的施工场面。懒散了多年,颓废了多年,眼下的伊滨,却如一股乍起的风,吹皱了我麻木多年的心。

本是吴州供进藕,今为伊水寄生莲。移根到此三千里,结子经今六七年……

白居易把苏州的莲藕千里迢迢地拿到洛阳,六七年之后,如今都已经结子了。那么,我们这些来自本土的李村人、诸葛人、寇店人,来自牡丹花城的老城人、涧西人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的建筑工人,从2009年至今,4年的时间里,爬冰卧雪、一砖一瓦,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了一座“城”,是不是都应该做“伊滨人”呢?

黑格尔说:“没有谁能够真正地超越出他的时代。”既然超越不了,那么就跟上吧,在伊滨大开发的洪流中,谁也别落下!

“择一人而白头,择一城而终老。”孔子说,选择一个,然后一起白头偕老;选择一座城市,然后生死相依。壮心能几何,伊水更东流,我的伊滨我的城!



## 九九消寒待春风

□ 柳小高

过了冬至,阳光便步步后退寒冷步步逼近。缩手缩脚躲在屋子里,仿佛是冬天的囚徒。借助电脑与寒冷对抗,无意中发现了一种极其雅致的化解严寒的方法——《九九消寒图》。

关于九九,我是知道的。“一九二九不出手,三九四九冰上走……”曾听过村里的老人说起过这样的谚语。至于“夏练三伏冬练三九”,则是一则耳熟能详的励志语。可是,什么是《九九消寒图》?

据《帝京景物略》:“冬至日,画素梅一枝,为瓣八十有一,日染一瓣,瓣尽而九九出,则春深矣,曰九九消寒图。”在冬至那天,画一枝有着八十一片花瓣的梅花,每天染一片花瓣。等到八十一片梅花全部染成柔红,外面已经是春深似海。这一幅点染梅花花瓣的画,就叫做《九九消寒图》。

曾经很幼稚地替古人担忧:室外荒寒,不得不缩进屋子里,没有电视没有手机,更不知互联网为何物,如何打发那一个个苦寒萧索的日子?聪明的古人早已想出了优雅地度过岁月之河的好办法。每天早上起来,推窗看看外面,天寒地冻一派枯索。呵呵手,提笔饱饱地蘸了娇艳的颜色,慎重地慢慢涂染。等到八十一片花瓣全部涂完,推开窗子,啊,好一个花繁鸟喧的世界!原来纸上的一片花瓣,能看见姹紫嫣红开遍。

冬天自管酷寒,人的腕下却已偷偷填出一天春色。原来春天,是一支笔迎来的。

除了画梅花,还有另外一种《九九消寒图》。不过不是画画,而是写字。仔细看看,“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这句诗,有什么玄机吗?原来其中每一个字的笔划都是九划(东和凤字是繁体)。在冬至那天,写下这句诗,每个字的中间留白。每天浓浓地描一笔,整句诗描完,看看外面,好一个九九艳阳天!似乎春天,就跟着一道道笔画摇曳而至。

现在住在暖气房里吃着汉堡上网的人们,岂能领略其中的趣味与情怀?

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冷,我们能做的,也就是在春天到来之前,不急不躁,每天慢慢地染一片花瓣,与那九九八十一寒流斡旋对抗,等待冰雪消融。等待,因此是一种美丽的姿态。

我希望,在哪里能找到一幅人生的九九消寒图,在失意的季节里,每天一点点地涂染,把人生的每一片枯黯都染成娇艳的花瓣,每一笔空白都描绘成飞舞的龙凤。

## 浸在腊八粥里的爱

□ 田心



上午阳光很好,陪母亲在小院里晒太阳。正说着话,听到门外鞭炮的声响。不用说,肯定是哪个虔诚的信徒来我家门前的关帝庙烧香来了。

母亲惊慌地问我:“今儿不会是腊月初一吧?”我笑:“就是腊月初一啊,怎么了?”

母亲不安起来:“今儿就已经腊月初一了,马上就腊月初八了?瞧我今年这身体,连熬腊八粥也不行了……”

我忙安慰母亲:“腊八粥我来熬,您只要在旁边指挥就行。”

母亲还是有些伤感:“那不行,感觉不一样……”

母亲的话,让我陷入了沉思,有光阴呼啸而来,想起小时候喝母亲熬的腊八粥。我们家并不是大富大贵之家,小时候更穷,母亲熬的腊八粥其实并没有什么奢侈品,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豆,还有米,唯一觉得昂贵一点的是红枣。

母亲会提前把红枣挑好,选最大的最好的,因为母亲说腊八粥是年的开端,预示着好运的兆头,所以要用最好的。

然后便是米,仔细地挑拣,看着母亲在阳光下眯了眼,扒拉米粒的样子,我总是觉得那场景很美妙。好像母亲挑拣的不是米粒,而是最温柔的爱,因为只有最温柔的爱,才会不允许有任何杂质出现,就像我们,永远享受着母亲纯纯的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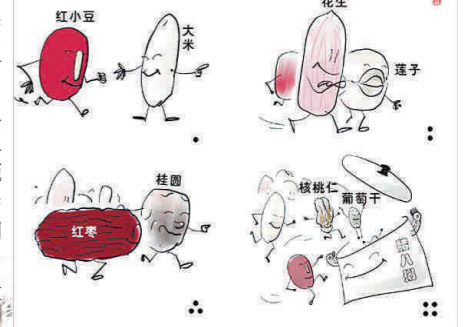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熬粥的时候也很用心,总是喜欢站在锅边搅拌,我曾经问过母亲,为什么要搅拌?

母亲满是柔情地说:“只有向同一个方向搅,米粒才能颗颗饱满,粒粒酥糯,就像一家人心向同一个方向使,才能把日子过得和谐又美满。”

我想,母亲是对的,因为经母亲搅拌的腊八粥,果然是浓香扑鼻,还没有端下炉子,就已经有馨香在屋子里氤氲开来,等到我们终于端到那一碗粥,我和姐姐像是馋嘴的小猫,忙不迭地边吹边喝,总觉得齿颊留香,吮指回味。

此去经年,母亲老了。这些年,被关节炎折磨的母亲,站立起来都很困难,尤其是今年,更为严重,而母亲仍记挂着腊八粥,就像记挂着对我们的爱。

我想,今年以及以后的每一年,我也会像母亲一样用心熬一碗腊八粥,就像传承母亲温柔的爱,因为我知道,腊八粥里浸润的,满满的,都是对家人最深厚的爱啊!



真情

## 怀念父亲

□ 杨书民

临近春节,欢乐的气氛开始弥漫,可是我的心里却很难过,因为父亲的十周年忌日快到了。父亲去世后,我一直想写一写他,却伤心地无法落笔。现在十年过去,悲伤就像一块放凉的烙铁,虽然沉重,却没有了灼人的热度,我终于可以提笔写一写我的父亲了。

父亲没有兄弟姐妹,在农村,家中人少,总被别人有意无意地轻视。因为家境贫寒,父亲小学没上完就辍学,凭着自己的勤劳与聪明,他学会了许多手艺:油漆、木匠、盖房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凭借自己在村里的威望,当选了农会副主任。听父亲说,文革时期,我村有一个国民党退役营长,解放后回到村里务农。当时公社有人提议处决他,让我父亲签字。父亲说,虽然那人参加过国民党,但他少不离家,回村后确实没有恶迹,人要讲良心,这字我不能签!在父亲的坚持下,那人保住了一条命,只被判了几年刑。为这件事,父亲挨了批,还被撤了职。村里人提起来,总说父亲傻,父亲却说:“人不能昧良心,况且是性命关天的大事。”

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,村里的红白喜事,都少不了他。父亲给村里人帮忙干活,从来不收一分钱报酬。他说:“都是乡亲,干点活还要钱?”

有一年,他给村里一户人家帮忙盖房,不小心从房顶上摔下来,腿部摔成了骨折,可他啥也没说。母亲埋怨他,说要找那户人家赔医药费。他说:“算了,人家盖房正缺钱呢!”他自己去医院看病,一分钱也没问人家要。

后来我们几个孩子渐渐长大成人,本该该安享晚年的父亲,却因为一生操劳,疾病缠身。他高血压发病造成脑血栓,经过治疗,留下了语言障碍和行为障碍等后遗症。祸不单行,母亲又患脑出血,成了常年卧床的植物人。虽然父亲说话、行动都不利索,但他还是坚持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。

2000年夏天,母亲安详地闭上眼睛离开人世。三年后,父亲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失去妻子的痛苦中去世。

想到父亲,我一直很内疚,这辈子我给父亲带来了多少的快乐?为他尽过多少孝道?我为父亲做过什么?好像什么也没有!这辈子我欠父亲的大多太多。现在,我多想陪他吃一顿饭,给他洗一次脚……但是都没有机会了。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,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!

父亲去世后,再没有人来管束、教导我。我伤心,因为父亲去世的太早,我还没来得及从他身上学会宽以待人、勤奋正直等等珍贵的品质——父亲是一本我永远读不完的书。

父亲的忌日即将来临,愿父亲在天国中,永享安宁喜乐。

历史

## 万安山下的村名之美

□ 杨群灿

巍巍万安北麓,滔滔伊水之滨,至少在5000年之前,古代先民就在这里“剡木为舟,剡木为楫”,“断木为杵,掘地为臼”,从事农业、畜牧业生产了,并形成了固定聚落,进而演变为今天这些密布的村庄。现撮取若干作简要介绍。

### 老井

在万安山山腰。相传,最早定居于此的高姓人家打了一口井,泉源旺盛,其味甘冽,即便干旱之年,也不枯竭。据说在很早时候山下下庄村的井里,多次捞到有“老井”字样的水桶,说明老井与下庄的地下水路是相通的,“老井”之名即由此而来。至于这口井何时干涸的,谁也说不清楚,“老井的故事”成了埋在人们心中一个美好的梦。

### 雁翎

雁翎是老井村的一个自然村,王沟村的古名。相传,很早时候这里因山洪汇聚而水草丰美,是大雁理想的栖息之地,人们经常捡拾到大雁的翎毛,故此村人将村子命名为“雁翎村”。

### 枣阳

枣阳是李村镇雷村的一个自然村,王桥村的别名。从村北一直到村南的母猪峡,位于阳坡之上,很早时候人们在这一带广植山枣,所以得名“枣阳”。

### 苇园

清康熙年间,崇信佛教的李尚荣搬家至万安山主峰小南顶下,在此凿洞而居,以达摩大师一苇渡江的故事,在门前池沼,洼地遍植芦苇,夏天,芦苇茎挺青葱,临风摇曳;秋天,芦花飞雪,柔曼妩媚。后来迁居于此的人们称其“苇园”。

### 白塔

有东白塔和西白塔两村,分属于李村镇和诸葛镇。西晋时,两村北边有一白塔寺,寺内有白塔两座;后因伊河水患,寺院被淹没。明永乐年间,吉姓始祖自山西迁此,后来繁衍成为豪门大族,居东的叫“东白塔”,居西的叫“西白塔”。

### 柿园

在李村镇,分东柿园和西柿园两个村。据东柿园村《杨氏家谱》载,杨氏先祖于明万历年间由山西迁此,在居处四周广植柿树,后迁的段、秦诸姓亦遍植柿树,村



## 冬夜读聊斋

□ 陈爱松

冬夜,最宜读书。翻检书架,忽见《聊斋志异》,如遇故交。纸页发黄,字皆为竖排繁体,张友鹤选注。书为父亲于二十年前所购,封面已损,以牛皮纸覆面。抚之在手,往昔岁月,历历重现。

我曾在一偏远山村中学教书十三年。学校原为一座山神庙,后迁走了附近住户。学校前门洞开,仅有门柱,后有出口,村人为抄近路,常牵牛、担粪而过,所幸民风淳朴,少有被盗之事,况学校也无物可盗。有学生四五百人,教师二十余名,平时热闹非凡,一放假,独我一家住校。丈夫工作单位远,很少回家,女儿幼小,早早入睡,冬夜岑寂,电视机虽有,节目甚少,遂读书。屋外寒气砭人肌骨,室内灯下被暖枕高,卧床而读,沉浸书中。

长篇小说,一旦翻开,为好奇心驱使,便不得不读至通宵达旦,次日却精神倦怠。最喜读聊斋,篇幅短小,皆有结局,不必悬念于心,割舍不下。倦即抛书,安然入眠,偶做好梦,与花妖狐仙相逢,醒来回味再三,不忍起床。同写鬼狐,却篇篇不同,每次翻开,都似新读。其语精妙,凝练、传神,看至佳处,忍不住掩卷沉思,微笑、默叹,以为妙绝,如儿时读童话,爱不释手,又常愿其为真事。

有时读至夜半,睡前下楼,明月在天,四野无人,唯风在树间。厕所在校园最后边,背靠废墟数窟,杂草丛生,有夜鸟忽啼于崖上树,竟无惧意,甚至希望逢着狐女婴宁、红玉、小翠,哪怕是鬼女小谢,连琐也成。惜从无一遇,偶有夜访女,也都是熟人。恐我为女子,鬼狐不顾。

长恨此身非男儿,何时得遇佳人?

从不设想遇到书中书生,即使其中佼佼者,或荡、或怯、或痴、或拗,尤其痛恨一男拥二美者。有甚者,经刻骨铭心之情,得绝妙无双之佳人,还纳妾御妓,如《聂小倩》中宁采臣,《梅女》中封云亭,读此常切齿。叹世间好女如云,而深情奇男子少之又少矣!

冬夜读书,不知寂寞,但觉神游四方,与各色人等神交。有书相伴,岑寂的日子,也厚成一团值得回味的人生之书。

